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

酒，性氣剛，莊客有些顧管不到處，他便要下拳打他們；因此滿莊裏莊客，沒一個道他好。衆人只是嫌他，都去柴進面前，告訴他許多不是處。柴進雖然不趕他，只是相待得他慢了。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，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。

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，武松思鄉，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。柴進，宋江兩個都留他再住幾時。武松道：『小弟的哥哥多時不通信息，因此要去望他。』宋江道：『實是二郎要去，不敢苦留。如若得閒時，再來相會幾時。』武松相謝了宋江，柴進取出些金銀，送與武松。武松謝道：『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。』武松縛了包裹，拴了哨棒，要行。柴進又治酒食送路。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紬襖，戴着個白范陽氈笠兒，背上包裹，提了桿棒，相辭了便行。宋江道：『賢弟少等一等。』回到自己房內，取了些銀兩，趕出到莊門前來，說道：『我送兄弟一程。』宋江和兄弟宋清兩個送武松，待他辭了柴大官人，宋江也道：『大官人暫別了便來。』

三個離了柴進東莊，行了五七里路，武松作別道：『尊兄遠了，請回。柴大官人必然專望。』宋江道：『何妨再送幾步。』路上說些閒話，不覺又過了三二里。武松挽住宋江說道：『尊兄不必遠送。常言道：

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」宋江指着道：「容我再行幾步。兀那官道上有個小酒店，我們喫三鍾了作別。」

三個來到酒店裏，宋江上首坐了，武松倚了哨棒，下席坐了，宋清橫頭坐定。便叫酒保打酒來，且買些盤饌，菓品，菜蔬之類，都搬來擺在桌子上。三人飲了幾杯，看看紅日平西，武松便道：「天色將晚，哥哥不棄武二時，就此受武二四拜，拜爲義兄。」宋江大喜。武松納頭拜了四拜，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，送與武松。武松那裏肯受，說道：「哥哥，客中自用盤費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不必多慮。你若推却，我便不認你做兄弟。」武松只得拜受了，收放纏袋裏。宋江取些碎銀子，還了酒錢。武松拿了哨棒，三個出酒店前來作別。武松墮淚，拜辭了自去。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，望武松不見了，~~轉~~轉身回來。行不到五里路頭，只見柴大官人騎着馬，背後牽着兩匹空馬來接。宋江望見了大喜，一同上馬回莊上來。下了馬，請入後堂飲酒。宋江弟兄兩個，自此只在柴大官人莊上。

話分兩頭。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，當晚投客店歇了。次日早，起來打火，喫了飯，還了房錢，拴束包裹，提了哨棒，便走上路。尋思道：「江湖上只聞說『及時雨』宋公明，果然不虛。結識得這般弟兄，也不枉了！」

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，來到陽穀縣地面。此去離縣治還遠。當日晌午時分，走得肚中饑渴，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，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，上頭寫着五個字道：『三碗不過岡。』

武松入到裏面坐下，把哨棒倚了，叫道：『主人家，快把酒來喫。』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，一雙筴，一碟熱菜，放在武松面前，滿滿篩一碗酒來。武松拿起碗，一飲而盡，叫道：『這酒好生有氣力！主人家，有飽肚的買些喫酒。』酒家道：『只有熟牛肉。』武松道：『好的，切二三斤來喫酒。』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，做一大盤子，將來放在武松面前，隨即再篩一碗酒。武松喫了道：『好酒！』又篩下一碗，恰好喫了三碗酒，再也不來篩。武松敲着桌子叫道：『主人家，怎的不來篩酒？』酒家道：『客官要肉便添來。』武松道：『我也要酒，也再切些肉來。』酒家道：『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，酒却不添了。』武松道：『却文作怪！』便問主人家道：『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？』酒家道：『客官，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：『三碗不過岡。』』

武松道：『怎地喚做『三碗不過岡』？』

酒家道：『俺家的酒，雖是村酒，却比老酒的滋味；但凡客人來我店中，喫了三碗的，便醉了，過不得

前面的山岡去。因此喚做「三碗不過岡。」若是過往客人到此，只喫三碗，更不再問。」武松笑道：「原來恁地。我却喫了三碗，如何不醉？」酒家道：「我這酒叫做「透瓶香」，又喚做「出門倒」。初入口時，醇釀好喫，少刻即便倒。」武松道：「休要胡說！沒地不還你錢，再篩三碗來我喫！」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，又篩三碗。武松喫道：「端的好酒！主人家，我喫一碗，還你一碗錢，只顧篩來。」酒家道：「客官休只管要飲，這酒端的要醉倒人，沒藥醫。」武松道：「休得胡鳥說！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，我也有鼻子。」店家被他發話不過，一連又篩了三碗。武松道：「肉便再把二斤來喫。」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，再篩了三碗酒。武松喫得口滑，只顧要喫；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，叫道：「主人家，你且來看我銀子，還你酒肉錢勾麼？」酒家看了道：「有餘。還有些貼錢與你。」武松道：「不要你貼錢。只將酒來篩。」酒家道：「客官，你要喫酒時，還有五六碗酒哩！只怕你喫不的了。」武松道：「就有五六碗多時，你盡數篩將來。」酒家道：「你這條長漢，倘或醉倒了時，怎扶的你住？」武松答道：「要你扶的，不算好漢。」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。武松焦躁道：「我又不白喫你的！休要引老爺性發，通教你屋裏粉碎！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！」酒來道：「這厮醉了，休惹他。」再篩了六碗酒，與武松喫了。前後共喫了十五碗，綽了哨棒，立起身來道：

「我却又不曾醉！」走出門前來笑道：「却不說『三碗不過岡！』」手提梢棒便走。酒家趕出來叫道：「客官那裏去！」

武松立住了問道：「叫我做甚麼？我又不是你酒錢，喚我怎地？」酒家叫道：「我是好意。你且回來我家，看抄白官司榜文。」

武松道：「甚麼榜文？」

酒家道：「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，晚了出來傷人，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。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。岡子路口，多有榜文，可教往來客人，結夥成隊，於巳、午、未三個時辰過岡，其餘寅、卯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六個時辰，不許過岡。更兼單身客人，務要等伴結夥而過。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，我見你走都不問人，枉送了自家性命。不如就我此間歇了，等明日慢慢湊的三二十人，一齊好過岡子。」武松聽了，笑道：「我是清河縣人氏，這條景陽岡上，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，幾時見說有大蟲？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。」——便有大蟲，我也不怕！」酒家道：「我是好意救你；你不信時，進來看官司榜文。」武松道：「你鳥子聲！便真個有虎，老爺也不怕！你留我在家裏歇，莫不半夜三更，要謀我財，害我性命，却把

鳥大蟲唬嚇我。」酒家道：「你看麼！我是一片好心，反做惡意，倒落得你恁地！你不信我時，請尊便自行！」正是：

前車倒了千千輛，

後車過了亦如然。

分明指與平川路，

却把忠言當惡言。

那酒店裏主人搖着頭，自進店裏去了。這武松提了哨棒，大着步，自過景陽岡來。約行了四五里路，來到岡子下，見一大樹，刮去了皮，一片白，上寫兩行字。武松也頗識幾字，擡頭看時，上面寫道：

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，但有過往客商，可於巳、午、未三箇時辰，結夥成隊過岡，勿請自誤。

武松看了，笑道：「這是酒家詭詐，驚嚇那等客人，便去那廝家裏宿歇。我却怕甚麼鳥！」橫拖着哨棒，便上岡子來。

那時已有申牌時分，這輪紅日，厭厭地相傍下山。武松乘着酒興，只管走上岡子來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。行到廟前，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。武松住了腳讀時，上面寫道：

陽穀縣示：爲景陽岡上，新有一隻大蟲，傷害人命；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，未獲。如

有過往客商人等，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，結伴過岡；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，不許過岡，恐被傷害性命。各宜知悉。

武松讀了印信榜文，方知端的有虎。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，尋思道：『我回去時，須喫他恥笑，不是好漢，難以轉去。』存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『怕甚麼鳥！且只顧上去看怎地！』

武松正走，看看酒湧上來，便把氍毹兒背在脊梁上，將哨棒綰在肋下，一步步上那岡子來。回頭看這日色時，漸漸地墜下去了。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，日短夜長，容易得晚。武松自言自說道：『那得甚麼大蟲？人自怕了，不敢上山。』武松走了一直，酒力發作，焦熱起來。一隻手提着哨棒，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，浪浪踳踳，直奔過亂樹林來。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，把那哨棒倚在一邊，放翻身體，却待要睡，只見發起一陣狂風來。古人有四句詩單道那風：

無形無影透人懷，

四季能吹萬物開。

就樹撮將黃葉去，

入山推出白雲來。

原來但凡世上雲生從龍，風生從虎。那一陣風過處，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，跳出一隻吊睛

白額大蟲來。武松見了，叫聲『阿呀！』從青石上翻將下來，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，閃在青石邊。

那個大蟲又飢又渴，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，和身望上一撲，從半空裏攔將下來。武松被那一驚，酒都做冷汗出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武松見大蟲撲來，只一閃，閃在大蟲背後。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下，把腰膀一掀，掀將起來。武松只一躲，躲在一邊。大蟲見掀他不着，吼一聲，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，振得那山岡也動，把這鐵棒也似虎尾，倒豎起來只一剪。武松却又閃在一邊。原來那大蟲拿人，只是一撲，一掀，一剪；三般提不着時，氣性先自沒了一半。那大蟲又剪不着，再吼了一聲，一兜兜將回來。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，雙手輪起哨棒，盡平生氣力只一棒，從半空劈將下來。只聽得一聲響，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。定睛看時，一棒劈不着大蟲；原來打急了，正打在枯樹上，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，只拿得一半在手裏。

那大蟲咆哮，性發起來，翻身又只一撲，撲將來。武松又只一跳，却退了十步遠。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，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，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肱膊地揪住，一按按將下來。那隻大蟲急要掙扎，被武松儘氣力納定，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。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，眼睛裏，只

顧亂踢。那大蟲咆哮起來，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，做了一個土坑。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接下黃泥坑裏去，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。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，偷出右手來，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，儘平生之力，只顧打。打到五七十拳，那大蟲眼裏，口裏，鼻子裏，耳朵裏，都迸出鮮血來。那武松儘平昔神威，仗胸中武藝，半歇兒把大蟲打做一堆，却似攢着一個錦皮袋。有一篇古風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：

景陽岡頭風正狂，

萬里陰雲霾日光。

觸目晚霞掛林藪，

侵入冷霧瀾穹蒼。

忽聞一聲霹靂響，

山腰飛出獸中王。

昂頭踴躍逞牙爪，

麋鹿之屬皆奔忙。

清河壯士酒未醒，

岡頭獨坐忙相迎。

上下尋人虎饑渴，

一掀一撲何猙獰！

虎來撲人似山倒，

人往迎虎如巖傾。

臂腕落時墜飛礮，

爪牙爬處成泥坑。

拳頭脚尖如雨點，

淋漓兩手猩紅染。

腥風血雨滿松林，

散亂毛鬚墜山奄。

近看千鈞勢有餘，

遠觀八面威風斂。

身橫野草錦斑銷，

緊閉雙睛光不閃。

當下景陽岡上那隻猛虎，被武松沒頓飯之間，一頓拳脚，打得那大蟲動彈不得，諫得口□□自氣喘。武松放了手，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棒槌，拿在手裏，只怕大蟲不死，把棒槌又打了一回。那大蟲氣都沒了，武松再尋思道：「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……」

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，那裏提得動，原來使盡了氣力，手脚都蘇軟了。武松再來青石坐了半歇，尋思道：「天色看看黑了，倘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，却怎地鬪得他過？且掙扎下岡子去，明早却來理會。」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，轉過亂樹林邊，一步步捱下岡子來。

走不到半里多路，只見枯草叢中，鑽出兩隻大蟲來。武松道：「阿呀！我今番罷了！」只見那兩個大

蟲，於黑影裏直立起來。武松定睛看時，却是兩個人，把虎皮縫做衣裳，緊緊拼在身上。那兩個人手裏各拿着一條五股叉，見了武松，喫一驚道：「你那人喫了惲律心，豹子肝，獅子腿，膽倒包着身軀，如何敢獨自一個，昏黑將夜，又沒器械，走過岡子來！不知你是人是鬼？」武松道：「你兩個是甚麼人？」那個人道：「我們是本處獵戶。」武松道：「你們上嶺來做甚麼？」兩個獵戶失驚道：「你兀自不知哩！如今景陽岡上，有一隻極大的大蟲，夜夜出來傷人，只我們獵戶，也折了七八個；過往客人，不記其數，都被這畜生喫了。本縣知縣，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。那業畜勢大難近，誰敢向前！我們爲他，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，只捉他不得！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，和十數個鄉夫在此，上上下下，放了窩弓藥箭等他。正在這裏埋伏，却見你大刺刺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，我兩個喫了一驚。你却正是甚人？曾見大蟲麼？」武松道：「我是清河縣人氏，姓武，排行第二。却纔岡子上亂樹林邊，正撞見那大蟲，被我一頓拳腳打死。」兩個獵戶聽得癡呆了，說道：「怕沒這話？」武松道：「你不信時，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。」兩個道：「怎地打來？」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，再說了一遍。兩個獵戶聽了，又驚又喜，叫攏那十個鄉夫來。只見這十個鄉夫，都拿着鋼叉、踏弩、刀、鎗，隨即攏來。武松問道：「他們衆人，如何不隨着你兩個上山？」

獵戶道：『便是那畜生利害，他們如何敢上來？』一夥十數個人，都在面前。兩個獵戶，把武松打殺大蟲的事，說向衆人，衆人都不肯信。武松道：『你衆人不信時，我和你去看便了。』衆人身邊都有火刀、火石，隨即發出火來，點起五七個火把。衆人都跟着武松，一同再上岡子來，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。衆人見了大喜，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并該管上戶，這裏五七個鄉夫，自把大蟲縛了，擡下岡子來。到得嶺下，早有七八十人，都聞將來，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，將一乘兜轎，擡了武松，逕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。那戶里正，都在莊前迎接，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。却有本鄉上戶，本鄉獵戶，三二十人，都來相探武松。衆人問道：『壯士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』武松道：『小人是在此間鄰郡清河縣人氏，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。因從滄州回鄉來，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喫得大醉了，上岡子來，正種是這畜生。』把那打虎的身分，拳腳，細說了一遍。衆十戶道：『真乃英雄好漢！』衆獵戶先打野味，將來與武松把杯。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，要睡；大戶便叫莊客打併客房，且教武松歇息。到天明，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，一面合具虎床，安排端正，迎送縣裏去。天明，武松起來洗漱罷，衆多上戶牽一腔羊，挑一擔酒，都在廳前伺候。武松穿了衣裳，整頓巾幘，出到前面，與衆人相見。衆上戶把盞說道：『被這個畜生，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，連累』

獵戶，喫了幾頓限棒。今日幸得壯士來到，除了這個大害。第一，鄉中人民有福；第二，客侶通行；實出壯士之賜！武松謝道：『非小子之能，託賴衆長上福蔭。』衆人都來作賀。喫了一早晨酒食，擡出大蟲，放在虎床上。衆鄉村上戶，都把綬匹花紅，來掛與武松。武松有些行李包裹，寄在莊上。一齊都出莊門前來。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，使人來接武松。都相見了，叫四個莊客，將乘涼轎，來擡了武松。把那大蟲扛在前面，掛着花紅綬匹，迎到陽穀縣裏來。

那陽穀縣人民，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，迎喝了來，盡皆出來看，鬧動了那個縣治。武松在轎上看時，只見亞肩疊背，開開穰穰，屯街塞巷，都來看迎大蟲。到縣前衙門口，知縣已在廳上專等。武松下了轎，扛着大蟲，都到廳前，放在甬道上。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，又見了這個老大錦毛大蟲，心中自忖道：『不是這個漢，怎地打的這個猛虎！』便喚武松上廳來。武松去廳前聲了喏，知縣問道：『你那打虎的壯士，你却說怎生打了這個大蟲？』武松就廳前，將打虎的本事，說了一遍。廳上廳下衆多人等都驚的呆了，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，將出上戶轆的賞賜錢一千貫，給與武松。武松稟道：『小人託賴相公的福蔭，偶然僥倖，打死了這個大蟲，非小人之能，如何敢受賞賜？小人聞知這衆獵戶，因這個大

蟲，受了相公責罰，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？」知縣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任從壯士。」武松就把這賞錢，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。知縣見他忠厚仁德，有心要擡舉他，便道：「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，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。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個都頭如何？」武松跪謝道：「若蒙恩相擡舉，小人終身受賜。」知縣隨即換押司立了文案，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兵都頭。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，連連喫了三五日酒。武松自心中想道：「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，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。」自此主官見愛，鄉里聞名。

又過了三二日，那一日，武松走出縣前來閒翫，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聲：「武都頭，你今日發跡了，如何不看覷我則個？」武松回顧頭來看了，叫聲：「阿呀！你如何却在這裏？」不是武松見了這個人，有分教，陽穀縣裏，屍橫血染。直教鋼刀響處人頭滾，寶劍揮時熱血流。畢竟叫喚武都頭的正是甚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